

江苑

· 行吟 A7

贴近内心的生活

■文/艾英

2014年,最流行的一句话是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。检索自己的2014年,时间分解为必须的工作、必要的家务、必需的休息等,同时附着在一种贴近内心的生活里,这些微光碎影,呈现于时光之轴温润的横断面。

阅读。家有三间半书房,在哪个房间,什么时候捧读,都不会觉得突兀;随身带一本书,在火车、飞机上,于车站、银行、邮局排队等候的人群中,沉浸书中,心也沉静。那些从丰富的人生土壤里生长、从深邃的心灵中孕育和流溢的文字,与我产生心灵共鸣:三联出版社的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·黑塞的14卷本《黑塞文集》堆在枕边,作家对人生的洞察、人性的剖析深入骨髓,把生命的无奈与寂寞写得触目惊心;李娟的散文集《我的阿勒泰》是苍茫大地上精灵的吟唱,细节富有趣味,文字充满诗意;裘山山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》,叙述疾缓有致,揭去生活假面;文字绵里藏针,戳破人间矫饰,有一种忧伤苍凉的人生况味,呈现对复杂现实和多味生活的忧思。

写作。写作是记忆最适合的容器,也是一个人的精神履历和生活方式。热爱写作像呼吸一样需要,未因媒体紧张、繁杂、忙碌的工作而停歇。遵从内心原则表达生活感想、阅读感悟、内心感怀。金秋时节,应北京同行约稿,去太湖边采访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获得者、苏州作家叶弥。交流愉快,感受叶弥饱满的生命情态和

精神状态,感知她释放的人生能量和积蓄的文学力量;写作顺畅,传达她以赤子之心对天地万物保持敏锐,凭对底层百姓的悲悯和对时代的把握在文学世界穿越的才华和情怀。

行走。梦想在路上,在远方,在想去的地方。有采访、开会、培训机会,在西子湖畔访书店品书香,在苍蓝茂密大山深处诺邓古村感受苍凉之美,在大理漫天星斗下放歌,在双廊观云看海追逐夕阳;听从内心呼唤,踏上自由旅途,携带一张地图、一部微单相机,一双明亮的眼睛,一份美好的心情,更有亲密旅伴——我与霞相识七八年,今年同行五六次:早春,去苏州锦溪古镇,醉在小桥流水人家和吴侬软语里;天清地明之际,访安徽桐城,流连于六尺巷、文庙,领略名城的文化氛围;秋天,在上海繁华背后宁静而安逸的小巷,寻找都市生活细节……慢慢地走,淡淡地

聊。与心意相通的人行走,无论哪里,都是天堂。

摄影。生活铺展开无穷无尽的生动景象,下班路上、散步途中,户外、旅行,选角度、看光线,走到哪儿,拍到哪儿。清晨城市楼群间的鸽群,枝头叽叽喳喳欢叫的小鸟,蓝天中飘浮的云朵,湖上盛放的莲花,穿情侣衫的男孩和女孩,婚纱照的新人,两只大手牵小手的家人,互相搀扶的老人……作品《母与子》在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刊登并入选全市“寻找最美家庭”摄影大赛。美好的东西转瞬即逝,摄影让绝美风景、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存留于心间,是文字以外的另一种语言。

在季节深处微笑,于时间边缘静修。流年微光,照亮未来行程。告别2014年,时间之思,冷暖自知。开启2015年,人生如茶,空杯以对。

门口的风景

■文/苏鲁

门口的风景,很多人不会在意。因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。所以,能欣赏门口的风景的人是悠闲的,心中自有丘壑。他应该是安详的,与世无争,也与事无争。

这么说,有人会不同意。分歧在于:什么是风景?在我看来,能让你发出赞叹、由衷赞美的,就是风景。门前有美女走过,这是风景;门前一片寂静,也是风景。

浮躁的人,会忽略门口的风景,因为太多的欲望迷糊了他的双眼。精明的人也一样,因为算计的心总是渴望得到。而愚蠢的人了,心中或许早就没有地方放得下风景。只有历经世事,宠辱不惊,从容淡定的那些人,才会看到花开花落,云卷云舒这样的门前风景。或许还有孩子,他也许不知道什么是欣赏,但在成年后的回忆中,这风景却常现。

儿时的记忆中,傍晚时分,一个人放学回家,会坐在一张小凳子上,守着门口,等着奶奶,等着妈妈。嘴里哼着自己也不知道的曲调,手里舞着一根棍子,身子扭着,四处乱看。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风景,可现在回想起来,那一份自得其乐,却令现在的我凭增一份羡慕和向往,还有一丝惆怅。

夏收大忙时节,如果遇到雷阵雨,劳累的父母会乘机休息一下。而我因为下雨不能出去玩,哥哥和妹妹也不知哪儿去了,只好倚在门框上,自己一个人玩。家中此时一片寂静,外面却雨声淅沥。大地喝水的汩汩的声音,间杂着青蛙的鸣叫,犹在耳旁。还有风儿吹过电线杆上的瓷壶所发出的呜呜声,还有着铁匠铺里偶尔传出的敲打铁器的声音。这是记忆之中最美的乐章,这就是天籁吧。

雨后初晴,赤脚踏上门前的泥地。细泥从脚趾缝里穿过,大地和脚底亲密结合。三五顽童,挖出泥巴,找一块青石板,团坐其上。做枪,做炮,捏牛,捏猪。及至夕阳西下,妈妈喊吃饭的声音响起,枪炮牛猪犹在,人却作鸟兽散了。

到了八月,初秋时节,吃过晚饭,一家人在院子里纳凉。天上银河漫漫,地上凉风习习,躺在凉席上的我沉浸在父母闲聊的声音,摇扇子的声音,还有秋虫的低吟中,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就睡了过去。

回头看去,这一觉好像睡了三十年。醒来已身居城市。城市之中,门前的风景已大不一样,没有了那一份私属的味道,而自己年届中年,行立坐走,为人处世却仍如顽童。乡村之中门前的风景,于久居城市的我,早已如梦如幻了。只是在偶尔逗弄小女时,一念闪过:她成人时,是否如我这般也有那一抹宁静常在心头萦绕。



野渡无人 王田 摄

无知者无畏

■文/吴尔蓉

春暖花开,大地复苏。我担任赤脚医生已一月有余。这一个月,找我看病的人几乎没有,来找我接生的就更没有了。只有少数的人来要点止痛片和膏药什么。我真的很苦恼,不知是对我不信任,还是因为我太年轻,难道我的理想和我学来的知识要泡汤了不成?

就在我迷茫之时,一个病人来找我,说他背上长个脓包,痛得很。跟我要点膏药敷敷。我让他解开衣服一看,不由大吃一惊,那脓肿又红又肿,有小汤碗大小,上面布满了白白的脓头。这种脓肿我在学习时见过,西医称“疔”,中医叫“搭背”,是一种很凶险的疾病。我向他说明病情,让他去公社医院治疗。可他说没钱,去镇上那么远,他走不动,又说:“你既然在医院学过,就帮我治一治吧。”当时我心很慌,想治又怕治不好,可他又说:“你给治治看,治不好我再去医院。”我一咬牙就答应了。

按操作步骤,先麻醉,后用手术刀呈井字形切开,排脓,引

流,包扎,给予青霉素抗菌。忙了一个多小时,排出脓血足足一手木碗,累得自己满头大汗。我叮嘱病人每天过来换药,病人走后,我又翻开医书,反复对照。再去本大队男赤脚医生处询问,没想到他惊讶地说:“你好大胆,他是从我这里走的。当时我觉得他的病情很重,让他去公社医院的。”又说:“现在刀也开了,只好多观察了。”我听后心里七上八下,回家一夜都没睡着觉。第二天一早,我就背着药箱,去了他家,听说他一夜睡得很好,心才放下一些。以后每天给他换药,打针。他终于一天天地好起来,大概十天左右,便痊愈了。

这个病人治好,又一个病人来找我,她手上生了个脓肿,已有十多天了,也曾到医院看过,打针吃药都没好。现在痛得觉也睡不着,什么事都做不了。我有了上一次的教训,很从容地检查了一下手指,她的中指肿得像根胡萝卜,指尖有个小小的孔在流着脓血,痛得不让人摸。我先让她睡平身子,稳定她的情

绪,再在她的指根进行阻滞麻醉,切开引流。吩咐她按常规换药,打针抗菌。几天过后,又有了新的情况,她那小小的刀口上竟长出个肉芽,一碰又痛又出血,每天换药都发现长长了一点。她问我是什么东西,告诉她肉芽,她听不懂,我知道需要手术切除,但实习时却没经历过,不知怎么处理。我就把手术剪消了个毒,换药时,趁她不注意,一剪刀把它给剪了。她痛得大哭起来,血也大量地涌出,我一面止血,一面安慰她。第二天换药时,竟发现刀口收口了,没几天就全好了。事后想想,真玄!幸亏没出事,真是无知者无畏。

通过这两件事我信心倍增,只要听说本大队有人生病,便主动地上门给人看病。为此,大家都很喜欢我,每到一处,都会有人亲切地喊着我的名字,除了拿药看病,还与我闲聊,尤其是妇女们都会把自己的病痛和难言之隐向我诉说,寻求帮助,我也积极尽可能地为她解除病痛。